

母亲的包坨

身为土生土长的通山人,我对包坨是有感情的。

作为一样吃食,包坨的做法较为繁复,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家有贵客才能吃到。人世蹉跎,行过山头岭尾,吃遍四乡八邻,尝过的包坨可谓多矣,但若要问我,哪家的包坨最好,我还是觉得,自家母亲的手艺最得我心。

母亲是个细致人,过日子亦是讲究认真,每次张罗着做包坨都好像操办一场隆重的喜事。早前两天,家人就在一起叨叨着要做包坨了,母亲很和蔼地问,你们都想吃啥味儿,啥馅儿的啊,我们的小嘴就变得比山雀子还要聒噪,粘着母亲叽叽喳喳,我说想吃笋子馅儿的,妹妹说想吃萝卜馅儿的。母亲乐呵呵地说,好啦好啦,咱这次吃萝卜馅的,下回就吃笋子馅的!一番嬉笑哄闹就把做包坨的大事定下来了。

母亲盛了时下才磨出来的新红薯粉,用刚烧开的沸水调了,趁热揉成粉团,这样捏成的包坨皮儿,筋道,耐嚼,不易破皮开裂。至于包坨馅儿更是毫不含糊,必是肥瘦相当手感软弹的精五花肉,炸得金黄酥软的豆腐泡子,配上当季的青头清水大萝卜,醇厚鲜香的干虾米,菜园里新掐的油绿小葱,这一众食材都细细剁成馅末儿,拌上酱油鸡精姜末等作料,舀上一勺,油汪汪肉茸茸的,香着呢。

但凡琢磨过如何做包坨的人都知道,就算馅料准备得再周全,没有双手练就的巧功夫,这皮和馅的组合就难得服帖,在这点上,母亲可谓已深谙其道。母亲的包坨不仅馅

料讲究,造型也是一个个光溜浑圆,皮虽极薄,但从不见炸开裂,无论煎炒炖煮,都能锁住香味不跑不散,咬一口,掺杂了肉香虾香葱香的鲜香味,于舌上辗转弥漫,直抵肺腑。一碗包坨,在桌上热气袅袅,足以令一个寒瘦之家蓬荜生辉,寻常日子里这样精致的吃食,能让人体味出埋伏于生活的那么一点点转千回的意思来,人世的安稳,尽在其中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吃着母亲的包坨,从孩提到少女,岁月更迭,母亲的包坨永远是那样周正筋道,鲜香馥郁,直到我离家单过,因为嫌做起来实在麻烦,更倚仗着有母亲的一双手劳碌操持,自始至终我都没习得这门手艺。母亲知道我爱吃这口,逢年过节总少不了这道大餐,素日里还总是不厌其烦一次次将做好的包坨往我们送。没煮熟的包坨像刚收摘的果子,脆生生的,最终不住往来颠簸,母亲细心地将包坨用保鲜膜包好,一个挨一个整整齐齐码在鞋盒子里,这样不管怎样路途遥远来回折腾都完好无损了。

我依然心安理得地吃着母亲的包坨,并没有觉出这鞋盒子里特别的份量。有一回母亲突然问我,可有空置的盒子没有,母亲说,家里一年年攒下来的盒子都快用完了。我心想,要鞋盒子,这还不容易么,回到家来,我翻箱倒柜一气收了二十多个,正好提了过去。刚进门,母亲见我手中长长一溜儿的两大扎盒子,微微一怔,这得做多少包坨啊,可立马又说,好啦,这下不再愁没地方装了!

母亲微微的一声叹息,让我突然有一丝愧意袭上心头,多少年了,我吃着母亲做的

■黄晓娟(通山)

包坨,却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否也给母亲奉上一份称心的欢喜,就算我手脚笨拙,不能给母亲以口欲之福,至少我不该再让母亲为我奔忙操劳了啊。我不是不知道,虽说如今日子丰裕,就算顿顿都吃包坨,也不会被人数落不会持家,可是包坨繁复的工序一道都不见少啊,包坨虽算不上奇味珍馐,但母亲于厨房如何辗转,磨蚀了多少心力,耗费了多少精神,如果不是对儿女们难以割舍的牵挂,又是什么支撑着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一生的光阴满腔的爱全盘付予,这一生,母亲赐予我的幸福感怕是无法清算偿还了。

这两年来,母亲用来盛包坨的鞋盒子依然一次次送进我家,只是我渐渐发现,鞋盒子里貌似齐整的包坨,若是仔细拿起来一个个打量,却是多有破损残缺,它们不再是光溜滚圆的伶俐模样,而是一付皱巴疙瘩的落拓相,落水一煮,则皮馅四散分离,难道是鞋盒子不顶用了,抑或是往来的路途更迢遥,都不是的!唯一的解释便是,母亲老了!

我悲从中来,岁月一日紧似一日的流淌,淌着淌着,母亲就老了,我却还当母亲是事事精微的巧妇,母亲确实老了,老在操劳一生的琐碎里,手抖了,眼也花了,老去的母亲不复有过去的麻利精细,母亲的手艺亦不复从前,可是她依然强撑着,像一把残缺的破伞,漏风漏雨漏日月了,却还竭力给儿女们最后的荫庇。

明天,装着包坨的鞋盒子又会不期而至,做一个永远吃着母亲的包坨的老小孩,我幸福得泪流满面。

蛙鸣声里麦穗香

“春江水暖鸭先知”,稻田因春雨的滋润变得泥松水暖,觅食的鸭子撒欢拍翅,蛰伏静寂的泥土终于热闹起来,绿意盎然的春天铺满山岗。冬眠的青蛙感受到泥土的温暖,悄悄探出瘪嘴的脑袋,两只鼓眼睛骨碌碌的窥视洞穴外的动静。

广袤无垠的田野开始忙活了,刚迎来一群漫步悠闲的鸭子,又接着接待蛙鼓声声的乐队。憨厚的老牛也奔赴这场闹市,农人的牛鞭唱响一犁哗啦啦的泥土,牛蹄踩出的水花涂鸦成一幅春耕水墨图。现在科技发展的社会,这些美丽的画面确实很少见,但它永久地印在我们心里成为一个时代的留念。

田野里生气盎然,坡地上的麦子也不甘示弱,积蓄一冬的力量随着蛙鸣进发,昂起头挺直腰,向明媚的阳光献出她的麦魅。麦秆在蛙声中拔节,扁窄的麦叶攀比着一片比一片高,有风吹来,麦浪绿里泛白一浪盖着一浪向地边铺展。鼓胀的麦胎孕育着多少农人的梦,他们望眼欲穿,盼着一

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或是一锅白花花的馒头。阳光来浇,雨露来洒,纤细的麦秆托举着梦,青苔的麦穗破胎而出,期盼的双眼开始明亮。那一刁麦穗慢慢弯腰,低头,向滋养的大地叩拜,回谢她的无私,回谢她的奉献。

蛙声十里,活荡的泥田像镜面一样能映出影子,蓝蓝的天,浮动的云,天上游水里看。农人背上驮着箩筐,逼出芽的谷子露出针尖一样的白芽,在一双双厚实的手掌里播撒,不厚不堆,稀密均匀。逼芽的谷子经过一天一夜的扎根稳芽,白芽慢慢变绿,这时就可以灌水保苗了。有水的秧田蛙声更浓,它们像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样向秧田靠拢,固守一方,保护秧苗不被虫害。秧苗到移栽的时刻也是麦子退出舞台的时候,农人赫亮的镰刀舞出一道道金黄的光芒。

农民为更好地利用土地,把有水源条件的麦田灌溉成稻田,插上育好的秧苗,在他们勤劳的双手中又是一季稻谷香。

最爱眉尖小清欢

我喜欢养花,但总是养不好。所以,也就只养一些不甚名贵,普通易活的绿色植物。绿萝、文竹、吊兰,都是我喜欢的,不只是为了好养,而是因了那份与生俱来的清姿雅致。尤其是这铜钱草,极其普通,因为它有个讨喜的名称,更有一种清逸淡泊之态。

又一年春到,快被遗忘的铜钱草竟奇迹般地冒出嫩芽,展现出生命的活力。一抹新绿立在窗台,颤颤巍巍,透出生命的气息。旁逸斜出的几杆茎,清清翠翠的,莹润而不浅薄,桀骜而不孤寂,盈露欲滴,纤尘不染,看着舒服、清爽,感觉像一幅最有意境的素笺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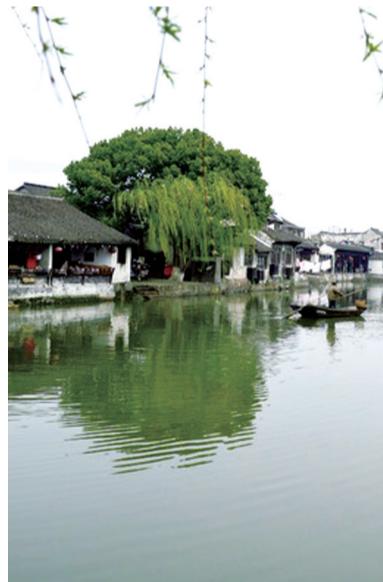
眼前的铜钱草,并不拥挤,株与株之间缝隙很大,看它们的根部,有很多的绿点,这些应该都是将要崛起的铜钱草的萌芽。我知道,要不了多少时间,将会蓬勃成满满一盆的铜钱草。而现有的七八株铜钱草,

呈现的都是安静,一任世上风云如何变幻,它们都是心无旁骛。我也知道,铜钱草天天可以重复这种安静的样子,人与铜钱草不可比,不可能天天安静,也不能修为一株安静的铜钱草。

风从窗户里吹来,这些铜钱草纤弱的身子就微微地颤动着,像极了一群窈窕女子的舞蹈,而这样的颤动,传递着一种惹人怜的美感,拨弄着内心的琴弦,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但风过后,它们又是集体的安静,仿若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似乎都与它们无关。

现在,铜钱草在盆里已经长密了,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我不敢相信它变得如此的蓬勃,而事实确实是,这不容否定。透过蓬勃,我发现了铜钱草天大的秘密,那就是在安静的背后,暗藏着并且孕育着其强大的生命动力。

养花的意趣还在于,不经意间,发现一



如今是科技时代,机器耕种代替了牛耕,收割机替代了镰刀。牛耕手割的年代不复返,但田野的蛙声依旧,麦香依然。

■焦傲(温泉)

片小小的叶子端然而出,那份生命的蓬勃向上,充满朝气的灵秀葱茏,不知不觉,也会传染给你,低眉转眸间细细端详,就会洋溢出一种小清欢,收拢在眉尖。

吾室有花初长成,虽是小家碧玉,却浑然天成,质朴无华,娉婷婷婷,不蔓不枝,珠盈玉润,只是几株子立的翠盖,也能渲染写意,润泽出一片茵绿的清凉小天地,别具一番水墨风情。

初夏向晚,帘风送清影,流云弄星月,一抹绿意,湿成一片月光,托举出一份诗意禅境,恰似一方清幽自然、微泛涟漪的荷塘,随舒缓的清音,在心湖里流淌,徜徉在这盈碧池里,犹如做了一次惬意的旅行和放逐心扉的游弋。

在流水的光阴里,观景宜人,灵气养心,对生活无需太多的奢求,只这简单而质朴的绿,也能点缀成生活里安静的小情致,而自得一份清喜。

心中的康乃馨

■周绪成(咸安)

母亲节临近,我那些对母亲的思念徘徊在时光的隧道里,不肯离去;我那些对母亲的深情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无法忘却……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几个春秋,但是我常常还是想念慈祥善良的母亲。

回忆十多年前,趁五一休假,来街上观看销售,走到一家花店门前,一个女孩递过一张宣传单,是预定母亲节康乃馨的广告。送花给母亲,确实是一件高雅浪漫的事。可对于我在乡下的母亲来说,她老人家并不知道一年中有这么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更不知道母亲节那天儿女应送她康乃馨。这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为家庭操劳,一心一意想让儿女过上好日子。

母亲就像一个家,一个温暖的港湾,在那里儿女感到了深深的爱意。母亲任劳任怨,她的一生就是为丈夫、为儿女而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她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太多世事变迁。母亲几岁时丧父,十几岁被人抱去当“童养媳”。年幼时,同龄人在读书,她却在放牛砍柴。二十多岁时,她嫁给了家庭一贫如洗的父亲。在动荡年代,母亲挖野菜、吃树皮,甚至靠观音土充饥,把少得可怜的口粮留给孩子,自己忍着饥饿忙碌。为了这个家,母亲用柔弱的双肩和父亲一起撑起了这个贫穷的家。后来,父亲有几年去武昌飞机场做工,顾不上了家,母亲便成了家里唯一的主要劳力。那时在生产队里,母亲和所有男劳力一样,干着繁重的农活,回到家还要起早贪黑操持家务。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腰椎病复发,卧床几年,不能做事。母亲独自一人耕种五亩多责任田,播种、施肥、锄草、喷雾农药、收割打晒,常常放下铁犁拿锄头,丢了铁耙拉拖车。母亲为这个家没日没夜地做,凭着一双勤劳灵巧的手,养育我们兄弟妹四人,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和心血,让我们健康成长。

母亲是儿女心中的太阳,灿烂温暖,儿女则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人。从生命的孕育开始,母亲就忍受着各种不适,怀胎十月,每一次都要忍受疼痛的同时还要做繁琐的家务,从不说一句累,不喊一声苦。在母亲精心呵护下,我们兄弟妹由嗷嗷待哺的幼稚长成快乐的小鸟,一一飞出母亲的掌心,分散在天南海北。我工作后,住在单位房,我曾劝说父母与我们一起居住,哥哥嫂子在咸宁做生意,买有新房,也劝到街上住,但母亲固执地拒绝了。我心里清楚,母亲闻惯了泥土的气息,走惯了田垄阡陌,脚印早已植入丰腴的土地。母亲最大的期盼和幸福,就是假日里她放飞的“鸽子”回家。她会早早做好一大桌饭菜等着我们,每次临走还不忘把早已准备好的煎饼和亲手种植的蔬菜塞满我们的行囊。

每年的母亲节,无论有多忙,我都要推掉一切事务,买点蔬菜水果,赶回家与母亲一起过节。有时候,我很想用城市人的浪漫,买一束康乃馨映衬母亲布满皱纹的笑脸。但是我没有,也不曾告诉她老人家康乃馨是母亲花。母亲也很喜欢花,但她喜欢的是那些豆角花、黄瓜花、油菜花等等,这些花能结果,能食用。每年的母亲节及其他的节日,我们只是给母亲一些零用钱,希望她买些吃的穿的。可母亲舍不得花,她连自己挣的钱也积攒起来。前几年得知大哥得了肺癌,需要大笔钱治疗,母亲一下子捧出自己养老的二万元钱,我那辛劳一生的母亲啊,她自己一辈子也没乱花一分钱,自己病了舍不得打针吃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母爱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如甘霖洒落心田,悄无声息,润物无声,却深情依依!

父亲比母亲早去世七年,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老家,守候怀想,守候思念,神色沧桑而黯然。每当想到她佝偻着腰蹒跚的身影,我就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忧伤。她虽然走了,她的慈爱品质,善良的风格是我此生最珍贵的教科书。

又是一年母亲节,母亲虽然不识康乃馨为何物,但母亲却永远是我心中那支最美的康乃馨……